

28岁的米歇尔是一个即将迎来第三胎的妈妈,临近预产期的她正在产前病房里休息。对她而言,生孩子没什么大不了的,但有一件事让她完全没有预料到——为她服务的助产士与英国登记在册的99.6%的助产士不一样,他是个男人。

这名男助产士叫迪兰·乔汉,目前正在英国伦敦刘易舍姆大学医院实习。这个身材魁梧、虎背熊腰的小伙子,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名助产士呢?

男助产士养成记



迪兰在为米歇尔做检查。

本报记者 王晓莹
特约撰稿 刘健 编译

实习两年,被拒7次

自己就是一名执业护士的米歇尔知道,英国确实有男性助产士,但她没想到自己在生产时能遇上这种事。入院时,迪兰的同事贴心地问米歇尔,她是否愿意让一名男助产士来为她提供服务。米歇尔看了看迪兰,觉得这个小伙子还不错,他脸上暖暖的笑容让她很喜欢,所以她决定试试看。

其实,能像米歇尔一样坦然接受迪兰的产妇并不多。在英国一家叫做“妈妈网”的网站上,有网友曾发帖问道:“你会拒绝男助产士吗?”但该网友开篇就写道:“让一个男人来为我接生真的好难为情,我觉得这太不妥了。”在下面的回帖中,有类似想法的妈妈很多。

在英国,从第一个男性获得资格成为助产士至今已有40年,但男助产士在从业人群中占比仍然微乎其微。

今年20岁的迪兰已经实习两年了,为上百名产妇提供过助产服务,当然,其间有7名产妇拒绝由他担任助产士。不过迪兰倒是挺乐观,他觉得被拒的次数不算很多,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而且无论产妇愿不愿意用他,他总能让自己发挥一定的作用,比如为产妇倒杯茶或咖啡。

对那些接受了迪兰的产妇而言,这名男助产士并没有给她们造成太大的困扰。当然,有些准妈妈会觉得让男人帮忙接生这事很少见。一名产妇临产前对自己老公说,“这事稀罕吧!”她接着转过头告诉迪兰:“我得跟闺蜜说,给我接生的居然是个大男人!”

还有产妇一开始虽然感到很惊讶,后来却对男助产士产生了依赖。迪兰曾遇到过一名产妇,夜里临产时宫缩得特别厉害。当迪兰出现在她的产房里时,她吃惊道:“天哪,你咋还是个男的呢!”迪兰则淡定地回答:“对啊,男的怎么啦。”虽然刚开始吓了一跳,但

这名产妇后来说,正是因为有了迪兰的陪伴,她在临产时才不会那么紧张。整个下半夜,迪兰时不时过来为她腹中的胎儿进行心率检测,对她说话时也很温柔,但温柔之中又透露着一种坚定。到了下夜班要交班时,迪兰跟这位产妇告别,出人意料的是,这名产妇求他留下来别走。

喜欢婴儿,所以选择了这行

迪兰这个大小伙子为什么会选择做一名助产士呢?毕竟在大多数人看来,这份工作更适合女性。

实际上,当初没有一个人,包括迪兰的家人、朋友,会想到他竟然会成为一名助产士。

迪兰在伯明翰长大,因为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,所以从小也没接触过几个婴儿。他的家庭也不是什么医生世家,他和姐姐是家里好几代人中考出来的两个大学生。迪兰的父母是移民到英国的,靠家中的印刷小作坊维持生计。上学期间,迪兰成绩最好的学科是艺术和政治,平时喜欢打篮球和橄榄球。

小时候,迪兰总觉得以后会学习法律或者哲学专业。可就在15岁那年,迪兰在顺手翻阅一本大学报考指南时,碰巧翻到了介绍助产士专业的那一页。他当时还跟妈妈开玩笑说,如果自己跟妈妈开玩笑会是什么样,会不会很好笑。迪兰妈妈没当回事,让他再看看别的专业,但这个突发奇想却深深地印在了这个少年的脑海中。

迪兰初中毕业后在伯明翰女子医院做过一段时间的志愿者,主要工作是组织新妈妈与家人就生孩子的感受填写调查问卷。有一次,一个填完问卷的新妈妈问迪兰想不想抱抱小宝宝。迪兰高兴地接了过来,要知道,这可是他第一次抱起刚出生的婴儿。回忆起那次经历,他仍然很激动:“我从来没有摸过那么柔软的皮肤,还有小宝宝那可爱的小脸蛋。抱着这个婴儿,我感觉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”

正是那次经历让迪兰下

决心要成为一名助产士。他的父母对此表示支持,因为在他们看来,自己的工作并不稳定,助产士这份工作却是个稳定的职业。迪兰的几位老师却表示反对,他们觉得一个男孩子干这种工作挺荒唐的。就连迪兰自己也未免有些尴尬,和朋友一起聊天时,他也不愿意提到自己打算做个助产士的事。

亲手接生的第一个婴儿

当迪兰第一天走进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助产学课堂时,他发现自己是全班唯一的男生,他也因此成了大家瞩目的焦点。“我想,当时每个女生应该都在好奇,我一个男生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,毕竟她们都觉得这份职业与女性有关,就应该由女性来做。”迪兰回忆道。后来,同学们都渐渐地理解,接受了迪兰这个大男孩。迪兰也希望,未来他的病人也能像他的同学们这样理解他、认可他、接受他。

迪兰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接生宝宝的情景。当时他正在休息室吃午饭,突然有同事喊他,一个即将迎来第四胎的产妇马上就要分娩了。迪兰赶到产房时,孩子都已经快出来了。因为是第一次上阵,迪兰戴无菌手套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,光这一个步骤就费了好大劲。然后,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,把手放在婴儿的头部,一旁更有经验的老助产士把手放在迪兰手上,手把手地教他。但迪兰还是很紧张,他一直在想:我会不会用力太大了?好在,婴儿很快就顺利出生了,是个女孩。迪兰抱起了她,他激动极了,因为这个孩子出生接触的第一个人就是他。

现在的迪兰正在成为一名合格助产士的道路上稳步前进,他已经学会了如何检查胎儿心跳,如何指导产妇在生产时正确发力。他也渐渐摸索出了如何同产妇建立起融洽的关系,让她们有安全感。“现在的我关心产妇都是发自内心的,这种关心和照顾都不用经过大脑思考,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。”

个人意见

英国一对夫妻的“奇特”选择: 不做富翁做医生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每天都去高档饭馆,开最新款的保时捷,坐飞机一定要坐头等舱,普拉达、古驰等奢侈品可以随便买买买,这恐怕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。然而,偏偏有这么一对英国夫妻,他们放弃了奢侈的生活,选择在三四十岁时回到学校攻读医学学位。如今,他们是一对普通的医生,收入水平大不如前,可这对夫妻却说,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快乐得多。

迪帕丽今年44岁,她来自印度,2000年时嫁给了丈夫克里斯蒂安·夏普,并定居英国。当时两人同在金融行业任职,收入很高。那段时间,他们穿定制的衣服,住伦敦市中心价值几百万英镑的房子,日子过得非常舒心。结婚两年后,迪帕丽怀孕了,两人都高兴得不得了。

然而,这个孩子却没能顺利降生。怀孕20周时,宝宝被查出心脏存在严重缺陷;24周时,孩子在迪帕丽腹中停止了心跳。

这个未降生的孩子让迪帕丽和克里斯蒂安难过不已,尤其是迪帕丽,她感到很难恢复过来,生活也变得黯然无色。为了缓解内心的悲痛和空虚,两人都开始去医院做志愿者——克里斯蒂安到当地的医院帮忙值夜,迪帕丽则到医院的艾滋病房做志愿服务。

正是在医院做志愿者的这段时间,迪帕丽发现自己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有时,她甚至能和医生一起聊起治疗方案的事儿,“有一天,一个大夫对我说,‘要不你真当个医生得了。’”迪帕丽说,这句话让她产生了学医的念头。



2010年,迪帕丽和克里斯蒂安从诺丁汉大学毕业。

丈夫也很支持她的决定,于是,迪帕丽打算考入诺丁汉大学,攻读医学专业。就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,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,但这并没有阻碍她的决心。“就在入学考试的午休时间,我还在给孩子喂奶。”

那个伴随着迪帕丽考入大学的儿子叫萨钦,今年已经13岁了。妻子爱学习的劲头同样鼓舞了克里斯蒂安,就在迪帕丽入学一年后,已年过40岁的克里斯蒂安也决定放弃工作,重返大学学习,希望将来做一名医生。

就这样,两人从夫妻变成了同学。在英国,医学院的学费昂贵,幸而两人曾经的高薪工作为他们留下了一些积蓄,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。读书期间,两人又给萨钦生下了一个妹妹,今年这个叫安比卡的女儿也已经11岁了。

2010年,这对“高龄”医学生从诺丁汉大学毕业,去年他们完成了全科医生培训。如今,迪帕丽和克里斯蒂安带着两个孩子定居在格拉斯哥。虽然如愿当了医生,但医生的收入水平远不能和金融业相比,他们现在去普通的超市买东西,衣服也是在街边小店买的,坐头等舱更是不敢想的事。

迪帕丽并不介意以前的生活随风而去。“现在还能看出我们以前生活痕迹的只有那辆保时捷了。”她说,“但我们现在很开心,很满足。我体验过有钱的感觉,但我知道钱并不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。现在的我比以前富足得多。”